

兩  
漢  
筆  
記

五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rder.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謄錄監生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筆記卷七

宋錢時撰

元帝

初元元年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廢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

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此正人君進德第一機會元帝自為太子已知好儒一即位而貢禹首以明經潔行徵用又上之所素聞者此其傾心祈向豈區區細故末務也哉闡聖學之精微明本心之固有蔽解惑去天德昭融是非瞭然

邪正自辨特達剛果發於實見雖柔而能立雖懦而  
能斷矣帝也虛已有問而禹以節儉為請夫節儉固  
當務也而帝王之學所以清源正本則又有在所當  
急者病者切於求醫而不能察病之標本昧其藥之  
所當用何貴於醫哉非不欲治病也欲治病而無其  
方也是故愈太甲成王之疾者必伊周而後可也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  
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

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  
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  
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斥正上甚鄉  
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  
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灋帝即位多疾以  
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  
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  
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



眦輒被以危瀆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  
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  
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

君德以剛明為貴而元帝病於弱固不足與有為也  
然觀其一聞貢禹之言而納善之委用蕭望之周堪



之徒而鄉納之猶知儒之當好賢者之當親不猶愈  
於剛愎自用者乎向使望之諸賢常在其左右雖未  
能大有為於天下抑亦可與為善也惜乎知儒而不  
知遠佞小人之言一入而君子之迹遂危每見恭顯  
之殺望之未嘗不為悲痛元帝一代事體於此乎決  
矣粵自趙高亡秦而漢氏宦官之禍實自恭顯之典  
樞機始孝宣謂亂我家者太子也孰知亂太子者乃  
孝宣歟

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  
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不說先  
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  
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

臣之進諫志在聽從委曲開陳豈無其道不幸而居  
亂邦事亂君如龍逢比干之遭殺此豈人道人之所

願哉每見後世號為切直而無衷忱惻怛以感動之  
突發直前殺身不顧以至激人主之怒敗天下之事  
者多矣忠君愛國不如是也盡言難受萬古同情施  
之敵已猶知所擇況君乎切而婉直而不訐精忠所  
發足以感動而不遽至於忤拂一諫而聽固為大幸  
不然則再諫之又不然則終諫之期委曲以濟事而  
後可元帝雖弱甚能納諫但是非邪正無所別白而  
例聽之此則其不明之故而卒亂於小人之讒也言

一不受便欲自刎若廣德者亦太暴矣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  
曰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  
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  
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  
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淪淪  
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放遠佞邪之黨  
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  
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

至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君子與小人並處而小人之黨常勝何也君子剛正而小人巧險故也巧險則易入剛正則難親有虞之朝猶以巧言令色孔壬為畏況庸君乎元帝時在朝非無賢者一小人焉橫塞其上以塗其君之耳目雖忠言至論鍼砭膏肓將以安君子之跡而祇以速小人之禍三復劉向此書使人歎悼不能已著其大略為後世深戒云



五年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  
人自以為得上意匡衡上疏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乎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行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

變亂先王之政刑此自古以為戒也然秦漢而下灋  
制出於已私真有害民蠹國如鹽鐵均輸榷酤緡錢  
之類不一而足豈可例謂不當改乎但元帝以儒取  
士而言事者不能以儒學格其非心輔成德性徒紛  
然變更媚上取容是則可罪耳周公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人無或胥譴張為幻匡衡之言  
亦未為知本之論也

建昭二年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初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  
為不妬譖望之矣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